



直到那一天

Un avion

[法] 米歇尔·普西 (Michel Bussi) —— 著 梁若瑜——译

sans elle

当普通人以爱的名义陷入疯狂，你该如何区分善恶的边界？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Un avion

sans elle

直到那一天

[法]米歇尔·普西 (Michel Bussi) —— 著 梁若瑜 ——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直到那一天 / (法) 米歇尔·普西 (Michel Bussi) 著; 梁若瑜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书名原文: Un avion sans elle

ISBN 978-7-5404-7850-6

I. ①直… II. ①米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063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6-113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Un avion sans elle by Michel Bussi

© presses de la Cité, un département de Place des Editeurs, 2012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

ZHIDAO NA YI TIAN

直到那一天

作 者: [法] 米歇尔·普西 (Michel Bussi)

译 者: 梁若瑜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张锦涵 李 群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70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50-6

定 价: 39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献给和这个故事一起诞生的小蜻蜓玛露



目录

第一部分 一目了然的答案 / 005

难以置信的事让爵爷震惊错愕，仿佛全身遭受突如其来的强烈电击。

他双眼所看到的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很清楚这一点！

食指轻轻放开了扳机。

第二部分 我是谁，丽萝还是米莉 / 109

哦，蜻蜓，

你呀，你有着脆弱的翅膀，

我呢，我有着破碎的身躯……

第三部分 不如一起归去 / 281

马克一眼就认出了那几乎无法辨读的窄小字迹。

是薇娜。

他心中浮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感觉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午夜十二点三十三分

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巴黎的 5403 号空中巴士往下掉了。短短不到十秒钟，垂直掉了近一千米，然后才又稳定下来。乘客们大多在睡觉。他们猛然被吓醒，那感觉非常恐怖，像是醒来才发现自己坐在过山车上一样。

把依洁从浅浅睡眠中瞬间惊醒的，不是飞机的晃动，而是乘客的惊叫声。涡旋和乱流，对她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，她进土耳其航空公司服务以来，周游全球各地已将近三年。现在是她的轮休时段，她睡了才不到二十分钟。刚稍微睁开眼睛，她便看到正在值班的资深同事梅荷，挺着丰满的胸部迎面而来。

“依洁，依洁！快！有点乱。外面好像有暴风雨。听机长说，能见度是零。你能来支援吗？”

依洁露出一副无奈又无所谓的表情，她可是个经验丰富的空服员，不会这样就大惊小怪。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整理自己的制服，略微拉了拉裙子，从面前关闭的屏幕上，欣赏了一下自己土耳其娃娃般姣好身材的映象，随即走向右侧通道。

醒来的乘客们不再惊叫，却个个瞪大了眼睛，眼神中惊愕多于恐惧。飞机依然摇晃不稳。依洁冷静地着手安抚每个人。

“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现在只是刚好经过汝拉山区上方的一场暴风雪，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巴黎了。”

依洁的笑容并不是勉强装出来的。她的思绪已飘向巴黎。她打算在那里

待三天，一直待到圣诞节。一想到能去花都巴黎，假装自己是个投奔自由的土耳其人，她就兴奋得像小孩子一样。

她自信满满地，先后安抚了一名紧抓着祖母手臂的十岁男童、一位衬衫皱了年轻商务人士（她非常乐意隔天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再次与他不期而遇）、一位土耳其女士（大概是忽然惊醒的缘故，她的面纱乱了，眼睛被遮住了大半）以及一位蜷缩着身子的老先生（他把双手夹在两腿间，对依洁投以惊恐无助的眼神）……

“没事的，我保证没事的。”

依洁继续沿着通道前进。这时空中巴士的机身再度倾斜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一个坐在依洁右侧、双手抱着录音带随身听的年轻人，故作轻松地大声说：

“等一下要来个翻跟斗吗？”

少许几个人回以腼腆的笑声，但立刻被一名婴儿的哭喊声给覆盖了。婴儿躺在安全座椅里，就在依洁前方，离她仅几米而已。依洁的目光落在这个仅几个月大的小女婴身上，她穿着一件有橘色小花的白色长裙，外面罩了一件提花原色羊毛衣。

“不行，小姐。”依洁劝阻，“不可以！”

婴儿的母亲就坐在旁边，她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，俯身去照顾女儿。

“不行，小姐。”依洁极力坚持，“您必须系好安全带，这是规定，这……”

那位母亲连头都没转过来，根本不理睬依洁。她一头披散的长发，垂落在婴儿安全座椅里。小女婴的哭喊声更大了。

依洁一面走上前去，一面犹豫着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。

飞机再度往下掉。短短三秒钟之间，说不定又是一千米吧。

这一掉，爆出几声短促的尖叫声，但乘客们大多保持沉默，并不作声。他们现在知道，飞机之所以摇晃，只不过是强劲东风所导致。这一阵晃动，害得依洁摔向一旁。她的手肘，把位于她右侧的那台录音带随身听，戳向它主人的胸膛，戳得他瞬间喘不过气来。她甚至没停下来道歉，而是立刻站起来。她正前方那名三个月大的小女婴依然哭喊着。那母亲再度俯身安抚孩子，还企图解开孩子身上的安全带……

“不可以，小姐！不可以……”

依洁忍不住暗骂了一声。她下意识地整了整自己破了的丝袜上被撩起的裙子。真是乱成一团！到时候去巴黎玩三天两夜，实在是她应得的呀！

接着一切发生得很快。

有那么片刻时间，依洁仿佛听到飞机上她左侧稍远处，有另一个婴儿的哭喊声如回音般传来。那个带着随身听的年轻人慌乱的手，轻轻拂过她腿上的灰色丝袜。那位土耳其老先生，一手搂着面纱女士的肩膀，一手带着哀求之意向依洁挥舞着。她面前的那位母亲站了起来，伸出双手去抱她安全座椅上挣脱了安全带的女儿。

这些是碰撞前的最后画面，接着空中巴士扑向了山壁。

撞击力道将依洁抛到十米外的安全门上。她那两条穿着黑灰色丝袜的可爱细腿，宛如落入一个凶残小女孩手中的塑料洋娃娃般被蹂躏扭曲；她纤细的胸部整个挤压在白铁上；她的左侧太阳穴被门板的边角撞爆。

依洁当场丧命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她算是很幸运。

她并未看到灯光熄灭。她并未看到飞机在触碰到那一整片森林时，如一个汽水易拉罐那样扭曲成一团；森林里的树木仿佛一棵接一棵地牺牲自己，好让这架疯狂暴冲的飞机减慢下来。

等一切好不容易停下来时，她并未闻到弥漫的汽油味。当爆炸将她的身体，以及靠她最近的二十三位乘客的身体炸得支离破碎时，她并未感受到丝毫痛苦。

熊熊大火吞噬困在机舱内的一百四十五位幸存者时，她也并未听到凄厉哀号。

十八年后



第一部分 一目了然的答案 ✕

难以置信的事让爵爷震惊错愕，仿佛全身遭受突如其来的强烈电击。

他双眼所看到的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很清楚这一点！

食指轻轻放开了扳机。

1

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，晚上十一点四十分

现在，你全都知道了。

爵轻信把笔停下，眼神飘向正前方，望向巨大饲养箱的清澈的水里。他的目光随着绝望飞舞的大蜻蜓游移了一会儿。不到三个星期前，他花了将近两千五百法郎买下它。这是一种很罕见的品种，体型属世上最大的一种，与它史前时代的祖先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只又长又大的蜻蜓，在两侧玻璃之间飞来飞去，身边环绕着数十只慌乱的其他蜻蜓。它们被囚禁了，被困住了。

每一只蜻蜓都感觉到自己正在死去。

圆珠笔笔尖再度落在纸面上。爵轻信激动地奋笔疾书。

我在这本札记里，记录了所有的蛛丝马迹、所有的线索、所有的假设。整整十八年的调查，全记录在这一百多页之中。假如你已仔细读完，那么你现在知道的和我一样多。也许你比较厉害？也许你能发现什么我所忽略的调查方向？也许你能发现什么关键，如果真有的话？也许……

又有何不可？

对我而言，已经结束了。

圆珠笔笔尖停了下来，在纸面上方几毫米处颤抖着。爵轻信蓝色的双眼再

度望向饲养箱光滑的玻璃里，接着目光移向壁炉，壁炉内的熊熊烈火正吞噬着一大堆报刊、文件和一盒盒的档案匣，他又看了札记本最后一次。笔尖滑动了。

若说我既无悔恨也无遗憾，那是言过其实，但我尽力了。

爵轻信凝视了这最后一句话许久，然后缓缓合上淡绿色的札记本。

我尽力了，他如此对自己说，并终于对这结论感到满意。

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

他把圆珠笔收进面前的笔筒里，从办公桌右方取了一张黄色的便利贴，贴在札记本的封面上。他的手再度伸向笔筒，手指拿了一支签字笔，在便利贴写上大大的三个字“给丽莉”。他把札记本推到桌边，然后站起来。

爵轻信的目光在办公桌上停留了片刻：桌上有个闪闪发亮的铜质头衔牌。爵轻信读了读牌子上所写的“私家侦探 / 爵轻信”，感到很讽刺。他露出冷涩的笑容。从很久以前起，大家便以姓喊他作“爵爷”，现在已没有任何人使用他那可笑的名字“轻信”了。没有任何人了，大概只剩米莉和马克而已吧。也还难说，毕竟那是以前他们小时候的事了，距离现在恍如隔世。

爵爷走向厨房。他最后一次瞥向灰色的不锈钢洗碗槽、八角形的白色地砖，和合上的浅色原木壁橱。每一件东西都已整理好、擦干净、收拾妥当了；先前生活的痕迹均已被仔细抹去，就像一间租来的要还给房东的屋子那样。到了最后，到了最后一口气，爵爷依然一丝不苟，这他心知肚明。这能说明很多事。其实，甚至能说明一切。

他转回来，走到壁炉边，直到几乎能感受到火焰舔舐他的双手。他低头，丢了两盒数据匣到壁炉里，然后稍微向后退，免得被蹿起的火花烧到。

走投无路了……

他曾花上万个小时，把这件事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查得彻彻底底……所有那些线索、那些笔记、那些调查，现在统统化为云烟。这起案件的痕迹短短几个小时内便消失无踪。

十八年的调查，最后只是一场空。

真是讽刺……

他的一生，尽在这团仅仅他一人目击的焚火里。

晚上十一点四十九分

再过十一分钟，丽莉就满十八岁了，至少按官方说法是如此……她到底是谁呢？依然无法断定。二分之一的概率，就像第一天时一样。不是正面，就是反面。

到底是丽萝还是米莉？

他失败了。柯玛蒂花了一大把银子，十八年的薪水，结果都是枉然……

爵爷走向办公桌，替自己又倒了一杯黄色烈酒。这酒的酒龄有十五年，是莫妮卡的特别私酿，到头来，这或许是整起案件唯一的美好回忆吧。他一面微笑，一面把酒杯提到嘴边。他一点都不像刻板印象中的那种酒鬼老侦探，反而喝酒喝得很节制，只有在特殊场合才开酒。譬如今晚就是个特殊场合，是丽莉的生日。而且最起码，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分钟。

爵爷把这杯烈酒一口饮尽。

这美酒无与伦比的滋味，绝对会是少数令他怀念的感受之一。它穿越他全身，以一种美妙的痛楚灼烧他，让他得以暂且忘记这个执念、这个耗费了他一辈子的无解之谜。

爵爷把酒杯放到办公桌上，把淡绿色的札记本挪来挪去，犹豫着是否要再翻开它最后一次。他凝视着那张写着“给丽莉”的便利贴。

以后将会留下这本札记，留下最后这几天所写的这一百多页内容……给丽莉，给马克，给柯玛蒂，给韦妮可，给那些警察，给那些律师，给任何愿意跳进这个深渊的人……

读起来一定扣人心弦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绝对是一部旷世巨作，是令人屏气凝神的一起精彩案件……一切都在这里了……

只可惜缺了结局……

他撰写了一部被人撕去了最后一页的推理小说，整个悬疑故事的最后五行字被抹掉了。

结果只是一场骗局……

想必未来的读者将自认比他聪明，将义无反顾地投入……他们将认为自己能解开这团谜。

毕竟，他自己也曾经如此深信不疑……他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信心，相信存在着某个证据，相信这道谜题是可以解开的，相信他只是忽略了某条线索。那是一种感觉，只是一种感觉，但始终挥之不去……就是这份信心支持他一直活到今天这个期限，再过十分钟就是丽莉的十八岁生日……也许只是他的潜意识在死守着这个幻觉，免得自己彻底绝望。如果这么多年来都是在试图解开一个其实没有答案的谜，未免太残酷了……

我尽力了，爵爷又读了一遍。现在，剩下的已不关他的事了。

他环顾屋内最后一眼，克制着不要去收拾那空酒瓶和脏酒杯，并忍不住笑了自己一下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来勘查他遗体的警察和法医，才不会在乎一个没洗干净的杯子。他黏稠的鲜血和脑浆，将溅满这张桃花心木办公桌和上过蜡的地板，把整个地方搞得恶心兮兮。只不过，最有可能发生的事，是大家并不会马上发现他失踪了（说穿了，有谁会想念他呢？），要等他尸体发臭了才会引起邻居注意，到时候这个腐烂的躯体，将布满已开始大快朵颐的腐食性小虫的粪便。

所以更没必要收拾了，爵爷心想。

他弯下身子，把一小片漏烧了的卡纸丢进壁炉里。

这是他最后的尊严。

爵爷缓缓走向位于壁炉对面角落的桃花心木办公桌。他打开中间的抽屉，从皮套里拿出一把手枪，是一把马特巴左轮手枪，几近全新，灰色的金属枪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爵爷的手往抽屉更深处摸索，摸到了三颗子弹，都是点38的规格。

爵爷微笑了，他熟练地把弹巢弹开，轻轻把子弹放入膛室。

一颗子弹就足够了，虽然他微带醉意，虽然他会发抖，且一定会犹豫，

但毫无疑问地，他仍能够把枪口抵在太阳穴上，仍能够把枪稳稳握住，并扣下扳机。

就算血液里已有六百二十毫升的酒，他也不可能射偏。

他把枪放在办公桌上，打开左侧抽屉，拿出一份报纸，是一份年代久远的《东部共和报》，早已泛黄。打从好几个月以前，他便已开始构思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这场象征性的仪式将帮助他一了百了，帮助他永远飞翔脱离这个迷宫。

晚上十一点五十四分

最后几张纸在壁炉火焰的啃噬下扭曲殆尽。爵爷的目光移向饲养箱和那些发出哀戚嗡嗡声的蜻蜓。电源三十分钟前已被切断。没有了氧气，没有了食物，这些蜻蜓无法存活超过一星期……然而他当初可是花了天价，才购买到这些最稀有且最古老的品种；多年来，他花了大把时间维护这个饲养箱，四处找各种小虫喂食蜻蜓，让蜻蜓茁壮成长，让它们繁衍，甚至在他出任务时，还请一家专门公司的人员来照料它们。

如此大费周章，最后却是放任它们死亡。连它们也要死了……

其实也还挺愉快的，爵爷心想，能够这样主宰生杀大权，能够先保护再决定生死，先给予希望再将之牺牲。能够玩弄命运，像个狡猾而高深莫测的神一样……毕竟，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位残虐的神手下的牺牲者……

爵轻信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，忍不住把淡绿色的札记本往桌边再推远一些，仿佛怕血滴弄脏了它。

他把《东部共和报》摊开，摆在面前。这份报纸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。他再一次重读了头条：《恐怖峰的奇迹生还女婴》。

标题横跨报纸头版整个版面。正下方，一张相当模糊的照片显示了一架飞机破碎的机身、许多连根拔起的树木和被救援队员脚印弄脏的雪地。照片下面有几行字简述这场灾难事故：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夜里，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巴黎的5403号班机，在法国、瑞士边界的恐怖峰不幸发生坠机意外。飞机上共一百六十九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之中，一百六十八人当场死亡或受困而遭大火夺走性命。唯一奇迹生还的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，在飞机碰撞地面时她被抛出来，机舱随后付之一炬。

爵爷抬起头。他决定死时要先稍微向前倾，再朝自己脑袋开一枪。他将倒在这份报纸上。他的鲜血将染红十八年前这场悲剧的照片，与一百六十八位罹难者的鲜血交织在一起。再过几天、几个星期，他将会这样被人发现。没有任何人会怀念他……柯家人是绝对不可能的……韦家人嘛，或许会有一点难过……米莉和马克吧。妮可会是最难过的。

造化弄人呀，真是讽刺到了极点。

他将被发现，这本记录了他短暂一生的札记将会被交给丽莉。这是他的遗嘱。

爵爷从那块铜质头衔牌中最后一次看了看自己的映象，几乎要感到自豪了。说到底，这样的结局挺不错的，比其余的部分好多了。

最起码，他曾有过机会：十八年的调查呀……

晚上十一点五十七分

是时候了。

他小心翼翼把《东部共和报》摆好在自己面前，把椅子向前拉，然后用濡湿的手心坚定地握住手枪的握把。

他的手臂缓缓举起。

冰冷的枪口碰到他的太阳穴时，他仍不禁打了个哆嗦。但他准备好了，酒精会帮助他的。

他试着放空，试着不要去想那颗子弹，不要去想脑袋里那即将划过他头壳的短短几厘米弹道……

什么都别想，只专注于虚空。

他的食指弯向扳机。只要按下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
要闭上眼睛还是睁开呢？

一滴汗水从他额头滚下来，落在报纸上。

睁开吧，然后一了百了。

他的身体向前微倾，双眼凝视面前二十厘米处的报纸。他最后一次看了看照片上焦黑的机身，还有另一张照片上，消防员站在贝尔福-蒙贝利亚医院门口，小心翼翼抱着那冻得发蓝的小身躯，那个奇迹生还的小婴儿。

扳机上的食指更坚定了。

晚上十一点五十八分

爵轻信的目光又往下沉了一些，这目光已变得空洞，迷失在这份旧报纸头版的黑色油墨里。子弹即将穿透他的太阳穴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只需要把手指再多弯一点，再多个几毫米就行了。他的视线忽然凝住了，再也不动了；报纸上的黑色油墨忽然变得清晰，就像开向世界的最后一扇窗，就像相机的镜头，在一切都将变得朦胧模糊前，忽然调整了焦距而清楚起来。

食指。扳机。

睁得大大的眼睛。

难以置信的事让爵爷震惊错愕，仿佛全身遭受突如其来的强烈电击。

他双眼所看到的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很清楚这一点！

食指轻轻放开了扳机。

爵爷起先以为是幻觉，是因为即将死亡而导致的错觉，是他脑袋所制造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……

但不是！

他在这份报纸上所看到的、所读到的，是千真万确的。也许因岁月而泛黄，有些模糊，然而，容不得半点疑虑。

一切答案都在这里。

爵爷的思绪开始运转，多年以来，他堆砌过足足上百个假设，但现在有